

憲法法庭爭點整理狀

案號：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



22-13 148

聲請人：辛

詳卷

訴訟代理人：李毓倫律師

地址：

電話：

傳真：

：劉子琦律師

地址：

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案件，提出爭點整理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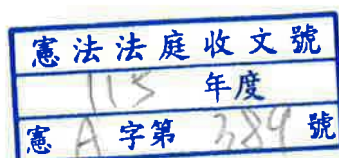
爭點一「追訴權時效規範的目的」

關於追訴權之目的與定性，遍查歐洲人權公約（ECHR）並無直接規範。

歐洲人權法院於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案（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nos. 32492/96 et al., § 149, ECHR 2000-VII.）中明確指出：

「The Court reiterates that Article 7 of the Convention cannot be interpreted as preventing the extension of limitation periods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procedural laws where the offences in question have never become subject to limitation.」（公約第七條不得解釋為阻卻對追訴期間之延長，前提係所涉犯罪在法律上從未因時效完成而喪失追訴可能。）

此一見解顯示，追訴時效並未被納入罪刑法定原則（Article 7）之核心範圍，而係區分於犯罪構成與刑罰本身之外。另一方面，公約第六條僅保障公平審判權，規定任何人在被決定刑事罪名時，均有權在合理期間內



受獨立公正法院審理。由此可知，追訴期間之存在與長短，並非如罪刑法定原則或公平審判原則般屬高度憲法化、不可變動之核心規範。

比較法上亦可佐證此一定位。英國、加拿大、香港等普通法系國家，對於多數嚴重犯罪並未設置追訴時效，而係透過檢察裁量與濫訴控制機制保障被告權益。反觀多數歐陸法系國家，由於採「強制起訴原則」

（Legalitätsprinzip），檢察官原則上在具備足夠證據時必須提起公訴，故透過追訴時效制度來防止無限期追訴，其制度目的在於「保障法律確定性」、「防止因證據滅失」而損害「公平審判」，並限制國家刑罰權之時間行使範圍【附件1】。

追溯期之目的，依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在Stubbings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民事性侵害損害賠償的除斥期間爭議）也說得很直白：

「該等限制制度具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aim）——提供法律安定與終局性（finality and legal certainty），並防止陳舊案件進入法院審理。」因此，這種對期間制度正當目的的理解，顯示追溯期的時間限制制度是一種制度性設計，而非人權規範之核心內容，端視國家如何設計人民接近法院之權利、制度。相同見解亦可見於美國最高法院判例Chase Securities Corp. v. Donaldson, 325 U.S. 304 (1945).之中，因此確立了「民事性侵害賠償之時效」可以被立法者回溯修改的基礎：

「Statutes of limitation find their justification in necessity and convenience rather than in merit... They are by definition arbitrary, and their operation does no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claim... [The defendant] has no vested right in the running of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追訴時效的合憲性在於必要性與便利性，而非法律功過。它們在定義

上是專斷的……被告對於時效屆滿並不享有「既得權利」。）

德國法上更為明確。實務將追訴時效定位為「不可補正之訴訟障礙」

(nicht behebbares Verfahrenshindernis)，一旦成立即應終結程序

(BGH, 2 StR 524/10)。德國刑法第78條規定「Verjährung schließt die

Ahndung der Tat aus」(追訴時效完成，排除對該行為之刑罰裁判。)

僅係排除追訴可能。然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已明言：

「Verjährungsvorschriften lassen die Strafbarkeit der Tat unberührt. Sie unterliegen daher nicht dem Rückwirkungsverbot des Art. 103 Abs. 2 GG.」

(BVerfGE 25, 269, 285 ff.) (時效規定不影響行為之可罰性，因此不屬於基本法第103條第2項罪刑法定之核心保障)。可見在德國憲法體系中，時效係對國家刑罰權行使之時間界線，而非犯罪構成或刑罰本身。

法國法制亦持相同立場。法國刑事訴訟法第6條明定：「L' action publique s' éteint par la prescription」，雖明確將追訴時效定位為公訴權之消滅事由。但法國最高法院更指出：

「La prescription de l' action publique ne revêt pas le caractère d' un principe fondamental reconnu par l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Cass., Ass. plén., 20 mai 2011, n° 11-90.025) (追訴時效並非共和國法律所承認之基本原則，亦不具憲法位階)。

綜合歐洲人權法院、德國憲法法院與法國最高法院之見解可知，追訴時效制度固然涉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界線，但其並未被定位為罪刑法定原則之核心構成。其性質係限制國家刑罰權之時間性制度安排，呈現「程序障礙」之外觀，並在理論上構成國家刑罰權正當性之時間界線。若將追訴時效等同於犯罪構成或刑罰本身，主張其具有絕對不可變動性，既

無公約明文依據，亦與比較法體系之理解不符。

是進行公平審判的保障，並非遽然代表被告即可主張追溯期，此並非被告可主張之基本權主觀效力，反是一種基於國家保護義務下對於法制度建立的制度性保障（釋字第393、396號解釋即宣示此等制度性保障下，國家對於人民之保護義務僅在制度之建立、確保訴訟權之實現），人民於此狀態下並無任何基本權受侵害可言。然於兒少性暴力之案件中，所涉基本權為受兒童權利公約確立為重要公共利益之基本權（詳爭點二、三），故於此重要基本權利主觀權利下，追溯期制度之設計並非無可退讓，原則上僅需注意以追溯期限定犯罪追溯之原因參歐洲人權法院於Stubbings案所揭示為一「確定法律安定性」、「防止因證據滅失」而得進行公平審判（fair trial）—即可，如若此等原因可以替代性之制度設計取代，則追溯期所強調之法安定性則非永不可動搖之原則。

爭點二「追訴權未考量被害人未成年能力的差異，是否違憲？」

一、系爭規範形同使兒少性暴力幾不可能提出追訴，侵害兒童之人身自由、健康權、免受一切侵害、虐待之基本權：

就兒少性暴力而言，該犯罪之追訴制度直接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體自由、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發展與免受侵害之核心利益。此等利益，於我國憲法體系下，至少可由憲法第22條未列舉自由權利、以及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與憲法第15條生存權之實質內涵所涵攝。又兒童之權利特別受保障，參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即指出，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受憲法第22條保障，國家並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其最佳利益判斷並應吸納兒童權利公約（CRC）「尊重兒童意

見」等原則作為具體化指引可知。與此同時，我國亦已以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賦予CRC規範國內法效力，其重大意義在於：兒少在涉及其身心與發展之制度設計上，不僅是「被動保護對象」，更是憲法秩序下具有可得被聽取、可得被衡量之權利主體。CRC施行法明定：

「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更重要者，在歐洲人權法院（ECtHR）關於性侵害案件之「積極義務」脈絡中，國家對於性暴力之處理，不能僅停留在形式立法，而必須確保刑事法體系有效運作（包含有效調查與追訴）。就此，在ECtHR的Article 3 / Article 8「積極義務」脈絡裡，M.C. v. Bulgaria 案揭示之國家特別針對兒少、脆弱地位之人保護義務：

「effective deterrence against grave acts such as rape ... requires efficient criminal-law provisions. Children and other vulnerable individuals, in particular, are entitled to effective protection.」（對於強姦等重大侵害行為之有效預防與嚇阻，有賴於具實效性的刑事法規範。兒童及其他處於脆弱地位之人，尤應享有充分且有效之法律保護。）

「the States' positive obligations ... to establish and apply effectively a criminal-law system punishing all forms of rape and sexual abuse.」ECtHR, M.C. v Bulgaria (App no 39272/98) Judgment, 4 December 2003, § 150（國家基於其積極義務，負有建立並確實運作刑事法律體系之責，以確保對各種形式之強姦與性侵害行為均得以有效制裁。）

「States have a positive obligation ... to enact criminal-law provisions effectively punishing rape and to apply them in practice through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ECtHR, M.C. v Bulgaria (App no 39272/98) Judgment, 4 December 2003, § 153. (國家基於其積極義務，應制定得以有效處罰強姦行為之刑事法規範，並於實務上透過有效之調查與追訴程序予以貫徹。)

近年創傷、神經與精神醫學等研究【附件2-7】已指出，性暴力對兒少所造成之影響，並非單純心理不適，而可能發展為可診斷之創傷相關疾患，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解離性疾患及功能性神經症狀疾患（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 FND，舊稱轉化症）。以FND為例，過往在臨床醫學與精神醫學領域常被冠以「轉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或「歇斯底里」（Hysteria）之名，然近年研究顯示患者神經呈現出運動、感覺或認知功能的異常，且這些症狀與已知之結構性神經損傷或器質性病變並不符合。

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顯示，壓力事件與童年或成年期之虐待經驗（包括性虐待）在FND患者族群中顯著較為常見，足證重大創傷與後續神經功能症狀間存在實證支持之關聯。此類疾患可能表現為功能性肢體無力、步態障礙、失語或運動無反應等症狀，並可達高度失能程度。又FND患者獲得正確診斷的平均時間長達6年。對於未成年人而言，這段長期的「診斷空白期」意味著他們即便有生理上的癱瘓或失能，也常被誤解為單純的心理問題或裝病，導致其因醫療認知的不足未能及時治療進而導致司法權此無法行使。臨床綜述亦指出，FND為神經科與精神科公認之疾病類型，常因誤解與誤診而延宕治療，導致症狀慢性化，並影響個體社會功能與生活自理能力。

臨床病例亦記載，性創傷後可出現肢體癱瘓或運動無反應等功能性

神經症狀（一名12歲女孩在遭受家庭成員性虐待後，出現反覆發作的肢體癱瘓（Limb Paralysis）與運動無反應（Motor Unresponsiveness）此類疾患可能表現為功能性肢體無力、步態障礙、失語或運動無反應等症狀，並可達高度失能程度。案例中亦指出被害人經過性暴力侵害後，可能出現患童雖對環境有意識，但生理上如同「斷電」般無法動彈，發作長度可達3小時。並認為性創傷對兒少發育中的神經系統具有強大的摧毀力，產生的失能程度不亞於物理性神經損傷），顯示此類因創傷引發之失能並非抽象推測，而為醫學上可觀察之現象。當此類疾病合併嚴重迴避、解離與情緒失調時，個體可能長期無法面對創傷事件、無法外出、無法穩定陳述或承受偵查與對質之程序壓力。又依延遲揭露之量化研究，期間經過並非中立事實。除疾病機轉外，量化研究亦顯示兒少性侵害存在顯著之延遲揭露現象，依比較分析研究指出：估計有55%至70%的兒童期性侵害經驗者，延遲至成年後始行揭露，且揭露拖延時間愈長，個體愈可能在未獲得治療、支持或緩解之狀態下，長期承受創傷影響。此等數據說明，延遲揭露並非少數特殊案例，而係具有高度普遍性之經驗現象。延遲揭露與長期身心影響、再受害風險相關，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兒少性暴力案件中，「期間經過」往往與創傷機制、權力不對等、依附關係、羞恥與恐懼等因素交織，而非單純時間流逝之中立事實。

是以，上開研究所揭示的真相是：性暴力不僅造成心理創傷，更能透過影響大腦神經網絡，轉化為實質的生理失能（如癱瘓、失語）。這種病理反應具有科學實證基礎，且會造成長期的、嚴重的

功能障礙。在法律認定上，應將此類因創傷引發之醫學失能，視為阻礙告訴權行使的客觀事由。兒少在能力、依附關係與權力結構上，與一般成年被害人處境顯著不同；另一方面，創傷疾患可能導致實質行使追訴權之能力受限，制度若未納入此結構性差異，將形成制度性不利益。若法律仍以一般犯罪類型之時間假設作為一律標準，未區分顯著不同情狀，將使國家對兒少性自主權與身心完整之基本權保障流於形式。

二、於兒少基本權利與被告受公平審判利益之衝突中，應依「比例原則」調和而非單方犧牲：

雖被告因追訴期制度所生之利益固應考量，但「以自事實發生後起算追訴期」並非唯一或必要手段，國家仍負有以可替代制度實現公平審判之義務。在爭點一已完整論證：追訴時效之目的，在於法律安定、終局性與避免陳舊案件之審理不公，而非罪刑法定核心。如此為確保公平審判，是否「必需」以現行追訴期制度（且未充分反映兒少能力差異）方能達成？各國立法制定兒少性暴力、性侵害案件之追訴期時效如下：

德國刑法Strafgesetzbuch (StGB) § 78b Ruhen：「(1) Die Verjährung ruht

1.bis zur Vollendung des 30. Lebensjahres des Opfers bei Straftaten nach den §§ 174 bis 174c, 176 bis 178, 182, 184b Absatz 1 Satz 1 Nummer 3, auch in Verbindung mit Absatz 2, §§ 225, 226a und 237,

2.solange nach dem Gesetz die Verfolgung nicht begonnen oder nicht fortgesetzt werden kann; dies gilt nicht, wenn die Tat nur deshalb nicht

verfolgt werden kann, weil Antrag, Ermächtigung oder Strafverlangen fehlen.」

（第1項）追訴時效於下列情形停止：1.就第174條至第174c條、第176條至第178條〔按：第177條即為性侵害；性強制；強姦罪〕、第182條、第184b條第1項第1句第3款（亦包括與第2項結合之情形）、第225條、第226a條及第237條所定之犯罪，在被害人未滿30歲之前，時效停止進行。2.於依法律規定不得開始或不得繼續進行追訴之期間內，時效停止進行；但若僅因欠缺告訴、授權或請求而未能追訴者，不適用之。）

法國刑事訴訟法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Article 7：「L' action publique des crimes se prescrit par vingt années révolues à compter du jour où l'infraction a été commise.L'action publique des crimes mentionnés aux articles 706-16,706-26 et 706-167 du présent code, aux articles 214-1 à 214-4 et 221-12 du code pénal et au livre IV bis du même code se prescrit par trente années révolues à compter du jour où l'infraction a été commise.L'action publique des crimes mentionnés à l'article 706-47 du présent code, lorsqu'ils sont commis sur des mineurs, se prescrit par trente années révolues à compter de la majorité de ces derniers ; toutefois, s'il s'agit d'un viol, en cas de commission sur un autre mineur par la même personne, avant l'expiration de ce délai, d'un nouveau viol, d'une agression sexuelle ou d'une atteinte sexuelle, le délai de prescription de ce viol est prolongé, le cas échéant, jusqu'à la date de prescription de la nouvelle infraction.

L'action publique des crimes mentionnés aux articles 211-1 à 212-3 du code pénal est imprescriptible.」(自犯罪行為發生之日起二十年後，公共訴訟即告終止。對於本法典第706-16條、第706-26條和第706-167條、刑法典第214-1條至第214-4條和第221-12條以及同一法典第四卷之二中所述的犯罪行為，公共訴訟的期限為自犯罪行為發生之日起。本法第706-47條所列罪行，如針對未成年人實施，則自該未成年人達到成年年齡之日起三十年後，不得提起公訴；但是，如果是強姦罪，則在該期限屆滿之前，同一人對另一未成年人實施新的強姦、性侵犯或性虐待，則該強姦罪的訴訟時效期間，在適當情況下，在適當的訴訟時效期應延長。對刑法典第211-1條至第212-3條所列犯罪行為的公開起訴不受任何時效的限制。)

美國聯邦法 8U.S.C. § 3283：「No statute of limitations that would otherwise preclude prosecution for an offense involving the sexual or physical abuse, or kidnaping, of a child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shall preclude such prosecution during the life of the child, or for ten years after the offense, whichever is longer.」(對於未滿十八歲兒童之性侵害、身體虐待或綁架犯罪，任何原本適用而可能阻卻追訴之時效規定，於被害人存活期間內均不得適用；或自犯罪發生日起十年內，不得因時效完成而排除追訴，以期間較長者為準。)

8 U.S.C. § 3299：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law, an indictment may be found or an information instituted at any time without limitation for any offense under section 1201 involving a minor victim, and for any felony under chapter 109A, 110 (except for section [1] 2257 and 2257A),

or 117, or section 1591 (不論其他法律如何規定，對於涉及未成年被害人之第1201條犯罪，或依第109A章 [按：性侵害罪章節 (Sexual Abuse)]、第110章 (第2257條及第2257A條除外)、第117章規定之任何重罪，以及第1591條所規定之犯罪，均得於任何時間提出起訴，不適用任何追訴期間之限制)

是依各國立法例，多有無追溯期、自成年或30歲、終身可追溯之追溯期設計，可見追溯期制度之設計並非以一概適用全數犯罪之標準始可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利益，存在可替代、較少侵害兒少基本權之制度設計，即難謂現行制度符合必要性與狹義比例而違憲！

爭點三「若違憲，修法是否溯及既往？」

就爭點三中「已完成追訴期間案件」之處理，固應承認其相較於「尚未完成追訴期間案件」更涉及法安定與信賴保護之敏感界線，故不宜採取無邊界之全面復活。然而，早在大法官釋字第793號即宣告：「按基於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法律規範（下稱不利性法律規範），原則上不得溯及既往生效；亦即法律原則上不得溯及適用於該法律施行前即已終結之事件。惟立法者制定溯及既往生效之不利性法律規範，如係為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仍非憲法所當然不許。又，受規範對象據以主張信賴保護之信賴基礎，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相容者，其信賴自不值得保護，更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又後於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大法官亦宣告沒收新制並非針對行為人破壞法益之違法行為本身而設，而係為終止該行為所生之「不法」財產秩序。

故本件宣告違憲修法後，所為追求之重大公共利益為受歐洲人權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公約重點宣示保護，兒少不只有人身自由、健康權、不受侵害等權利，國家更積極需設立保護此等脆弱族群受性侵害之調查、追溯制度，並經歐洲人權法院多次判決、宣告其重要性可知，該等兒童權利甚會動搖一國、一世代之正義，若國家、大法官、立法者靜默不語，則無異眼見制度失靈傾軋最不該承受犯罪後果之被害人，使過去案件再次遭國家否認造成二次傷害之幫兇，遑論國家尚有保護人民之義務與誠信！

又被告信賴是否值得保護部分，承爭點一歐洲人權法院、德國法、法國法、美國法之見解，消滅時效之制度本非被告可主張之基本權利，至多是國家設置制度性保障所生之利益，況被告選擇侵害兒少，正是利用此族群脆弱、無法反抗的狀況，對其利用權勢、操控滿足自己私慾，其深知行為之「不法性」，卻仍利用該族群脆弱之特質使其不法行為永遠無法被追訴，兒少於數十年間的悲痛中幾不可能有能力與加害者對抗、提起追訴，「期間完成」之結果並非中立，難謂被告信賴追訴期之利益值得保護，故為限修法後溯及過往時效已完成之案件，始為世代正義與終止被告不法之實現！

而承爭點二關於被告受公平審判之利益與兒少基本權之權利衝突，憲法上並非僅有「完全不復活」或「全面復活」二選一：於比例原則之衡量與信賴保護之具體審查下，尚得採取限縮且可操作之裁判技術，以調和兒少基本權保障與法安定及被告防禦權。

具體而言，憲法法庭如認系爭規範就兒少性暴力案件之追訴期間設計違反憲法之國家保護義務、平等原則或比例原則，除得就「追訴期間尚未完成案件」宣示新法或違憲效果可及於時效進行之案件外，亦得於理

由中明示：為避免對整體法安定造成過度衝擊，並兼顧被告防禦權，立法機關於修法時得（或應）設計「限定期間、限定類型、並強化程序保障」之特別救濟機制，以處理一定範圍內之已完成追訴期間案件。此種方式亦可見於美國紐約州兒童受害者法案（Child Victims Act）對於性侵害賠償之時效新修法後，紐約有二年（因covid延長一年）之特別窗口期（N.Y. C.P.L.R. § 214-g (McKinney 2019).）：「…every civil claim … which is barred … is hereby revived, and action thereon may be commenced not earlier than six months after, and not later than two years and six month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section.」（凡因時效阻卻之民事請求，均在此復活，且該訴訟可在本條施行日起不少於六個月後，且不遲於兩年六個月後提起。），後因Covid疫情再以行政法令延長至2021年8月（2020 N.Y. Laws ch. 130 (S.7082/A.9036).）。

究本件設制特殊窗口之要素提出如下：第一，以犯罪類型限縮適用範圍，限於兒少性暴力相關之重罪或法定類型。因犯罪被害人受到幾乎毀滅人格之創傷，該等創傷於精神、神經、心理學上實證確實導致解離性失憶、神經認知異常，並常伴隨被害人長年置於加害人權勢控制下，犯罪情節隱匿、甚加害人常本即有意利用該狀態免遭追訴，造成國家積極調查、追訴兒少性暴力之保護義務付之闕如，此類案件特質相當限縮，不致影響法安定性；第二，以期間限縮適用效果，設置自法律修正公布或違憲宣告生效日起算之「特別追訴窗口期」（例如一定年限內）供被害人或檢察機關啟動；第三，以程序門檻與證據審查強化保障被告防禦權，包括：要求檢察官於起訴或聲請時具體敘明延遲揭露之客觀理由（例如創傷反應、控制關係等），於審判中就證據滅失所生之不利益公

平分配、合理遲延與防禦權受損程度進行具體判斷，必要時得以程序保障手段（例如排除顯失公平之證據、提高證明強度之審查要求、或就重大程序不利益給予救濟）維持公平審判。

此種「特別追訴窗口期」之裁判技術，並非否定法安定性，而是依循大法官釋字第793號解釋之脈絡，將復活效果限定於可得預期且可受審查之期間與範圍內，使公益目的（兒少人格尊嚴與身心完整之保護、國家積極刑事保護義務之實現）得以在不動搖整體制度的前提下被部分回復。同時，透過起訴門檻與法院密度更高之證據審查義務，得以回應陳舊案件可能對防禦權造成之風險，確保被告仍獲公平審判之保障。是以，即便針對已完成追訴期間案件，亦得在憲法方法下提出「有限、可控、可審查」的調和方案，而非必然走向一概排除救濟之結論。大法官應得考量我國國情，採用此種宣告案件追溯特殊窗口期之方式，依比例原則調和兒少權利保護與被告訴訟權保護之基本權衝突。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附件1】Jackson, J., & Johnstone, J. (2022). Statutes of Limit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DPCE Online, 49(4). <https://doi.org/10.57660/dpceonline.2021.1447>

【附件2】Ariel E. Sosa Gomez、Daniel Gutierrez，〈Bridging the Mind and Body: Functional Neurologic Symptom Disorder Following Sexual Trauma in an Adolescent Girl〉，《Cureus》，第17卷第7期，e88181（2025年7月17日），DOI：10.7759/cureus.88181。

【附件3】Lindsey R. Osborne，〈Failure to Report: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Following Sexual Assault》，《Intuition: The BYU Undergraduate Journal of Psychology》，第15卷第1期，第6篇（2021），來源：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ScholarsArchive。

【附件4】Lea Ludwig 等，〈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maltreatment in conversion (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ase-control studies〉，《The Lancet Psychiatry》，第5卷第4期，頁307 – 320（2018），DOI：10.1016/S2215-0366(18)30051-8。

【附件5】Christina M. van der Feltz-Cornelis、Sarah F. Allen、Jonna F. van Eck van der Sluijs，〈Childhood sexual abuse predicts treatment outcome in conversion disorder/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 An observ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第26卷第11期，頁1323 – 1332（2019），DOI：10.1111/ene.13979。

【附件6】Ivet Pritomanova 等，〈The journey to a diagnosis of 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 (FND)〉，medRxiv 預印本（2025年7月3日發布），DOI：10.1101/2025.07.02.25330696。

【附件7】Lucy McGill、Rosaleen McElvaney，〈Adult and Adolescent Disclosur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第38卷第1 – 2期，NP1163 – NP1186頁（2023；2022年4月28日先行電子出版），DOI：10.1177/08862605221088278。

此致

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具狀人 : 辛

代理人 : 李毓倫律師
劉子琦律師